

迎接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沿着河流行走

□李达伟(白族)



李达伟, 1986年生, 白族, 现居大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十月》《花城》《长江文艺》《天涯》《芙蓉》《大家》《清明》《青年文学》《百花洲》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暗世界》《大河》《记忆宫殿》《苍山》和《博物馆》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二届湄公河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云南文学奖、云南省年度作家奖、滇池文学奖等。



杨知寒, 1994年生, 回族。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 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黄昏后》《独钓》。

精神的浮板

□杨知寒(回族)

与其说我是个游泳的人, 游向写作这块浮板, 不如说是这块浮板于河中浮起, 刚好搭载了我。

对于写作, 不敢说同它亲切, 正是这不太亲切的关系维系了我们彼此试探、揣度、增进的可能。更多时候写作像另一个自我的有心宣泄, 自平常生活跳脱出来坐你对面, 说, 咱们聊点儿什么吧! 有闲有实, 有张有弛, 是个话少的人。是写作帮助我跨越沟通障碍, 尤其是跨越与内心的一道泾渭。人与人心, 有时天高海深, 不能说认得清自己。

所以, 当那块浮板浮起来的时候, 我很感激。感激它令我得以观详映在河面上的, 自己的脸。

我发现, 自己的表述欲望其实不浅, 甚至颇有野心。这种野心往往有另一个名字替代流传, 即为灵感。我的灵感多不来自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坦白讲, 自己是一个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好奇心颇弱的人, 问题长时间积蓄不发, 在身体内部自成答案——或许仅仅是问题留下来的一个痕迹。为了这些痕迹着迷, 为这些小石子般的隐秘在心窝后划过的伤口着迷, 为那一阵子的痛楚着迷。感受力帮助我填补了部分好奇心的缺乏, 但难免要走进更深幽极端的境地。

我的选材多在暗处。它们很难令人感到愉快、振奋或发出讴歌。因我素来只是着迷那些, 便没法子装作是个全面的能手。有局限, 有软肋, 也有孤癖。在一方收拾几净了, 一个容纳不多心容的小场所里做个东道, 它就这么大, 就这么点东西待人。

题材上的偏好, 和对故事性的逢迎, 导致那些小东西被诞生的场合多在网络上。有人问, 你怎么什么都写? 传统文学、悬疑、言情、历史……在并非一个全能手的前提下, 答案剩下一个, 即我迷恋故事本身, 至于它穿什么衣裳, 口袋里揣什么名片, 是故事的选择, 自己做不了主。

网络写作过去八年。而今看去, 大半是偏高的, 是随心所欲的“恶果”, 但从不出人遗憾。每篇小说都标志着时间中的页码与记忆, 提醒我如何度过, 在每一页上执笔的心情。不定什么时候, 偶然想起, 翻上几页, 会仿佛遇上故人, 需要一段短时间的熟捻, 才恍然大悟。它们一旦被完成便不属于作者。这种心情叫人惬意又满足, 一样适用于人际关系, 最轻盈的一交合。故事在我的生活里充当这样角色, 在需要时被召唤出, 在完成时自成肉身, 再与我无关。

所以, 将全部心力寄放在这些方块字上, 竟有什么乐趣? 不过是些发不出实在力道的追问, 捉不见真切面貌的游魂。称得上幻觉的集合。这些问题, 终归属于局外, 只在被问起时候才想要到权衡它的分量。唯独不曾问过自己, 因这已是解答。当双手放在键盘, 被牵引, 被剥离, 现实尚且失去分量, 何况三两问题。恐怕自己是个负不起责任的写作者, 不倚重文学需要担负弘道或解惑的种种能量。仅仅在飞扬的思, 在邀请更多人同我耽溺, 这独属文学的, 轻盈的邀请。

“人生掷于幻。”生活需要一点儿迷惑在, 有如精神需要浮板, 扶助需要金属骨架, 不能总是完全。

我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 要沿着澜沧江的一些支流行走。我匆匆而过, 来不及细细打量一条河流。我只能多次回到澜沧江的那些支流边, 用次数来弥补匆忙造成的忽视与过度表象化。我以为花费一个冬季就能完成这个计划, 我一开始只是想看看冬天的河流, 这与曾经自己进入苍山的情形很相似, 最后才发现一个冬天根本无法完成。真正从苍山中走出来, 花了近五年时间。一些人在这些支流边生活, 一些人和我一样沿着河流往下, 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民间艺人、学生、文化研究者和探险家。他们的行走与生活被河流影响着, 他们或是平静或是内心掀起波澜地看着这些河流, 他们面对着时间的流逝,

也面对着各种死亡吞噬着世界中的一切, 吞噬了植物、昆虫、动物和人类, 一些骸骨混入那些散落的船骨中, 被带向远处, 也被挂在江岸上的那些灌木荆棘中, 被阳光和涨起的洪水冲刷, 不仔细看已经分辨不清。在观察着河流变化的同时, 我们无意间会聊到一些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 艺术与河流之间便产生了一些联系。在这之前, 我从未想过把河流与艺术联系起来, 也觉得很难把二者归拢, 或找到相同的特点。那些民间艺术与民间艺人, 他们被我长时间地忽视或遗忘了。猛然间, 我开始意识到再不能继续忽略他们, 我在澜沧江的支流边发现了他们行色匆匆的样子, 再也无法把他们忘

记。我想真正用目光去触摸那些民间艺术, 真正去聆听那些民间艺术在人们内心深处产生的回响——一些从遥远的目光与时光深处在河流边产生的回响。我们聆听着河流的声音, 有时候也不只是河流的声音, 一些民间艺人与民间艺术, 可能只是因为被河流的声响保留了只言片语, 就慢慢变得丰满和丰富起来, 我们也不断用它们留下的斑驳、华丽、残缺与完整, 来拓宽想象的空间。

当河流与艺术联系在一起, 世界不再仅仅是现实的那部分。河流与艺术的联系, 或许只是属于我个人的联系, 里面有着太多牵强附会、误解偏见的成分, 这些有时会让世界变得复杂, 也会让一条河流的流向变得曲折, 改变方向, 抵达那些不可知的世界。艺术的河流也是如此。最终, 我花了很长时间, 来到了这些河流边, 并顺着它们往下。一些细节会像这些澜沧江的支流一样, 隐入群山峡谷。我在澜沧江的这些支流边行走时, 会看到一些船的残骸, 它们的存在充满不可思议, 让我的行走也有了些幻想的色彩。在沿着河流行走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博物馆, 写下了浸润着河流气息的《博物馆》, 也在真正走近澜沧江的一条又一条支流后, 写下了《澜沧江》。那些河流给了我文学的想象力。沿着河流行走时遇见的那些人, 用他们的人生与命运影响着我, 同时也影响了我的文学观。

遥远的阿尔泰, 是我“念根”的情怀

□巴燕·塔斯肯(哈萨克族)

目前, 我的创作多以非虚构为主。讲述阿勒泰的山河大地上, 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 一个保留了千年游牧转场习俗的民族。所以, 我们对养育了游牧人的这条阿尔泰山脉的感情, 是与众不同的。

还记得, 当第一次看完电影《阿凡达2: 水之道》的时候, 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两个星球不同文明的碰撞, 让我联想到游牧民族当下的生活。时代的迅速发展, 让他们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不知所措。游牧定居从农, 弃农进城流浪。看起来, 好像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良好的教育资源、舒适的居住环境、变幻无穷的新鲜事。事实上, 他们的心在钢筋水泥中颠沛流离, 需要不断地感受到新鲜的事物, 才能使“念根”的情绪隐藏。

游牧民族千年来是文化的传播者, 但到最后, 自己却没能留下多少被记载的文字。在我看来, 当今游牧民族的文化是飘着的, 像一朵飘在空中的白云, 一场风能将其吹散。祖辈们对世间万物的认知,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全都藏在那



巴燕·塔斯肯, 1999年生于新疆阿勒泰, 哈萨克族。代表作《克兰河畔》, 获《民族文学》2023年度新锐奖。散文与诗歌作品见于《民族文学》《西部》《青年作家》《民族文汇》《散文选刊·海外版》等刊物。

朵云中。我竭尽全力想看懂它, 把它请下来种进土里, 看着它长成大树、花草, 生长成我的诗、我的散文。

这些在大地上逐水草而居的人们, 走过了太多的路, 日出日落间, 都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我的文字中, 都是他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对生命短暂的感慨。

我现在的写作像是牧人在驯赛马, 对于小说的创作, 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做准备。散文与诗歌的创作对我来说, 更像是一次次的记忆之旅。写作过程中,

我离开城市, 回到祖父的草原, 回到我的族群中。一遍又一遍记住他们的模样, 他们的歌声。为小说的创作积累素材, 同时对那些过往的事情和结果, 产生新的理解。

积累的同时, 我也在进行创作小说的尝试, 在寻找独属于我的小说语言。一直以来, 我都在克制自己想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中的冲动。建立一个世界太简单了, 但要使读者与文字世界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很难。这也是我循序渐进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文学世界, 是由多种文化一同建造的世界。每种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 它们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攒下来的宝贵财富。而作为被多民族文化滋润成长的我, 渴望将哈萨克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融入我的文字。将马背上的哲学观与事件结合, 与人物结合, 创作出能够达到中华民族文学顶尖水平的佳作, 是我的梦想和目标, 也是对生育我的大地最好的回馈。

Advertisement for 'Zhenzhi'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Fengyan' by Yang Hongzhi, 'The Death of Liang' by Zhao Hui, etc.

Advertisement for 'Literary Port'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Double Echo' by Fang Xiao, 'The Flower Wall in the Ink' by Feng He, etc.

Advertisement for 'Zhenzhi'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Huwang' by Ma Ke, 'The Floating Board' by Yang Zhan, etc.

Advertisement for 'Zhenzhi' magazine, including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contact details, and a QR code.